

# 財經術語易混淆 內行教路避誤區



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每天都在中英文之間迅速轉換和傳播大量財經資訊、上市公司公告、市場分析等。這亦令財經翻譯成為本地翻譯市場中最活躍、需求最大，同時要求用字精準、要迅速「交貨」的專業領域之一。

香港現有超過2,700家上市公司，資本市場高效運作。根據香港《上市規則》，上市公司必須及時、準確、完整地向股東披露資訊；絕大部分正式公告與合規文件必須以中英雙語發布，對翻譯的標準度、時間性與專業性要求極高。港交所每日發布300份至500份上市公司公告，篇幅由數百字至逾萬字不等，這還未計及每年的業績公布「旺季」，以及招股書、年報、中期報告、通函等財經文書，每日流轉的翻譯工作量極為驚人。

筆者的翻譯專業生涯正是始於財經翻譯。求學期間便進入翻譯公司做學徒，亦曾領導大型招股書翻譯項目。這段歷練如同在少林寺「木人巷」鍛煉基本功，工作看似繁複，卻徹底鍛造了專注、細緻、高效的專業素養，受用一生。

其後任教「財經翻譯」，就跟學生打趣說這是一門充滿「銅臭味」的翻譯課，並依託個人實戰經驗自編教材，收穫不少良好反饋。但執教多年，筆者也發現，學生未必擁有金融專業背景，對市場運作邏輯陌生，加上香港與內地財經術語不盡相同，初學者極易望文生義，出現專業失誤。

大眾與初學者常陷入一個誤區，只要中文用字相近，便誤以為含義相同，「馮京作馬涼」。但在財經翻譯中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以下精選三組常見但容易混淆的詞彙，附以中英對照，供讀者參考。

**案例一：配股 vs 配售**  
常見誤解：將「配股」、「配售」兩者混為一談，籠統稱為「stock offering」，一概視為股票發行，完全忽略交易對象與市場規則的核心差異。

**配股：**字面釋義並不難懂，指上市公司或大股東向其他人發售股票，但港股市場暗藏翻譯陷阱。香港市場的配股分為「配舊」與「配新」兩種模式，可單獨或混合使用，對公司與投資者的影響截然不同。

**所謂配舊，**是大股東將自身持有的舊股售予他人，僅屬股東層面的股份轉讓。對上市公司及中小股東而言，公司股本、資產、股權結構不會出現任何實質變化，無股權攤薄效應。

**至於市場較常見的配新，**是上市公司發行新股。新股發行會直接改變公司股本結構，產生明顯的股權攤薄效果，而認購對象的不同，更是區分「配股」、「配售」兩個術語的關鍵。

香港金融市場有嚴格術語規範，配股是較為籠統的講法。上市公司發行新股，全體現有股東可選擇認購，稱為供股，英文名稱為 Rights Issue，意義是賦予現有股東專屬新股認購權；同為新股發行，若僅開放指定機構或專業投資者認購，其目的是快速集資、引入策略投資者，其他股東無從參與，則定義為配售，英文名稱為 Placing。

不僅如此，香港與內地術語的差異，莫說是譯者，原作者也可能混淆。筆者曾經在一家美國評級機構工作，有天替一位分析員翻譯其英文新聞稿時，覺得很不對頭，因為她文中提到 Placing，但接下來卻分析公眾股東很關心的供股價及供股比例。於是我查閱上市公司的公告，確定該上市公司實際上是進行供股 (Rights Issue) 而非配售 (Placing)，就跟她確認一下，之後亦獲得她的道謝。

究其原因，這位分析員來自內地，而內地並無「供股」的說法。在內地，上市公司向股民的「配股」對應香港的供股；而香港的配售則對應內地的「定向增發」。兩地異名同義、同名異義的差異，是最容易令初學者犯錯的陷阱。

**例句**  
原文：該香港藍籌上市公司宣布供股，全體現有股東可按持股比例優先認購新股。

**英譯：**The blue-chip HK-listed firm unveiled its rights issue plan, allowing all existing shareholders to subscribe for new shares pro rata.

**原文：**集團透過投意向數家機構投資者完成新股配售，所得資金用於內地新項目建設。

**英譯：**The group completed a private placing of new shares to several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via investment banks, with proceeds earmarked for new mainland projects.

順帶一提，財經報章偶爾會把供股權稱為「威士」，把銀行家稱為「賓架」，這是順應一輩股民及經紀的音譯習慣（即分別代表「Rights」及「Banker」），但隨着時代的轉變，如此表述已不常見。

**案例二：平倉 vs 爆倉**  
兩者的共同點是「賣出持倉、結束交易」，但不可同樣以「close out」視之，忽略了主被動與風險屬性差異。

**平倉 (Close Position)：**中性自主交易動作，指投資者主動了結單一持倉，可平好倉、可平淡倉，僅針對單筆交易，不影響整體賬戶狀態，是期貨、外匯、衍生工具市場的常規操作，反映投資者的主動交易選擇。

**爆倉 (Liquidate)：**又稱強制性清倉，是帶有突

發性、終結性的風險處置動作，指一次性清空全部持倉，多適用於保證金不足爆倉、平台基於風險控制強制平倉、賬戶清算、產品終止等被動場景。Liquidate 本義包含「清算、變現、結業」，自帶風險虧損的隱含語義。

簡單而言，平倉與爆倉，前者是投資者主動止賺止蝕離場，後者是被動爆倉，系統強制清算。一字之差，直接區分主動交易與被動虧損，語義與場景完全不能互通。

**例句**  
原文：投資者在價格觸及止賺位後選擇平倉，實現本期投資收益。

**英譯：**The investor chose to close position once the price hit the take-profit level and locked in gains for this trade.

**原文：**由於持倉虧損加劇，戶口保證金出現缺口，投資者隨即爆倉。

**英譯：**Mounting losses led to a margin shortfall, and the investor's positions were subsequently liquidated.

**案例三：Revenue vs Income**  
普羅大眾可能把 Revenue and Income 視為同義詞，隨意互換，中文就隨便把「收入」、「收益」混合使用，殊不知在會計邏輯下，兩者相差甚遠，在業績報告中切忌張冠李戴。

**Revenue (營業收益)：**是企業核心業務產生的總營業額，也就是利潤表的「頂行數 (Top Line)」，涵蓋銷售、服務、授權、租務等所有主營進賬，未扣除任何成本、費用、利息與稅項，只反映企業營銷規模及生意總額，不能反映實際盈利能力。

**Income (淨收入)：**在業績報告裏專指淨利潤，是收益賬的「底行數 (Bottom Line)」，以總營業收益為基準，全數扣除銷售成本、營運開支、利息、折舊、企業所得稅後，剩餘的真實盈利，直接反映企業的經營效率與財務狀況。

Revenue 與 Income，兩者邊界絕對清晰。Revenue 是未扣成本的營業總收入（內地也稱為「流水」），可譯為「營業收益 / 營業收入」；Income 是扣盡所有開支的最終淨利，可譯為「淨收入 / 淨利」。兩者定義清晰，不可混淆。

**例句**  
原文：該互聯網企業本季度營業收益同比上升一成，主要由於海外業務銷量增長。

**英譯：**The internet firm's quarterly revenue rose 10% year-on-year, driven by higher overseas sales volume.



●爆倉 (Liquidate) 又稱強制性清倉，是帶有突發性、終結性的風險處置動作。圖為比特幣下跌，全球逾24萬人爆倉。 資料圖片

**原文：**儘管營業收益有所增長，受原材料成本上漲拖累，集團本期淨收入出現下滑。

**英譯：**Despite higher revenue, the group's income dipped amid surging raw material costs.

從以上三個案例可見，財經翻譯並非簡單的文字替換，而是對金融規則、交易邏輯與會計準則的精準還原。無論是港股股權融資術語、市場交易動作用詞，抑或業績報告的營收與淨利概念，眾多形近詞彙的背後，都是完全獨立的專業定義與英文術語。外行望文生義，內行以定義為先，這正是財經翻譯與一般翻譯的核心分野。

另外，本文起首提及的招股書、年報、通函等只屬狹義的財經翻譯文稿，除此以外，企業重組文件、跨境投融資協議，還有股票、債券、外匯、貴金屬、天然資源相關的市場分析與財經評論等等，均在財經翻譯的涵蓋範圍之內。篇幅所限，這部分內容只能留待未來再撰文分享。

●陳社羽 嶺南大學翻譯系專業實踐助理教授，擁有二十年全職翻譯及逾十年翻譯教學經驗，曾於全國翻譯比賽名列前茅，具國際專業翻譯資格，對社會熱點話題尤其關注，樂於與學生分享所聞所感。

後記：本欄《嶺南譯思》在這六個月，從香港港語翻譯、熱門新詞、商務英語、互聯網黑話，以至本期金融形近術語辨析，一路承蒙各位讀者捧場。今日就此暫別讀者，有緣再會。

## AI 賦能翻譯是危機還是轉機？



在這個人工智能 (AI) 迅猛發展的年代，幾乎每個產業都感受到劇烈的震盪，翻譯行業也不例外。曾經，專業譯者靠着一字一句精雕細琢，守護跨語言、跨文化的溝通橋樑。如今，大型語言模型 (LLM) 如 ChatGPT、DeepSeek 等工具，幾秒鐘就吐出流暢的譯文，許多人驚呼：「翻譯這一行業沒落了嗎？」AI 確實在徹底重塑翻譯產業，卻不是簡單的「取代」，而是催生出一種全新的「人機協同」human-in-the-loop 模式。譯者並未被淘汰，反而需要在更高層次的智慧上發揮作用。

過去的翻譯工作高度依賴人工，即使借助機器輔助，也需要花費時間建立數據庫以參考。一份商業合約、一篇醫學論文、一本小说，都需要譯者耗費大量時間查閱資料、斟酌字句。

現在，AI 已能輕鬆處理大量日常文本、會議紀錄、電子郵件和基礎商業文件，效率提升數十倍。對自由譯者而言，傳統訂單大量消失，客戶不再願意為基礎翻譯內容付高昂費用。取而代之的是「譯後編輯」(Post-Editing)：AI 先產出初稿，譯者則負責潤飾、校對、修正錯誤。這種模式導致部分譯者收入結構發生明顯改變。基礎翻譯價值被大幅壓縮，簡單任務被 AI 吞噬。

然而，把 AI 視為純粹威脅未免過於片面。事實上，AI 的「幻覺」(Hallucination) 問題依然普遍存在。它可能在翻譯法律條文時遺漏關鍵條款，在醫學文獻中誤用專業術語，甚至在金融報告裏編造不存在的數據和信息源。這些高風險領域容錯率極低，一旦出錯，後果可能是巨額賠償或嚴重誤解。因此，企業和機構仍然高度依賴人類譯者把關。法律合約、專利文件、臨床試驗報告等，都需要譯者具備深厚的專業知識和嚴謹的責任心，AI 在此只能充當輔助工具，而非主角。

至於文學作品翻譯，從來不是字面的轉換，而是靈魂與思想的共鳴，文化與情感的傳遞。一句幽默的俏皮話、一段飽含諷刺的隱喻，都需要譯者調動人生閱歷和文化底蘊去捕捉。流於表面的 AI 可以模仿風格，但缺乏真正的共鳴。這正是人類譯者的核心競爭優勢所在——我們不僅懂語言，更懂人心和文化。

### 人類更具創意與敏銳度

本地化 (Localization) 領域同樣凸顯人類的不可替代性。品牌廣告、行銷文案、遊戲對白或 App 界面，都必須考慮目標受眾的文化背景、價值觀和情感偏好。一句直譯可能會鬧笑話，甚至觸碰禁忌；只有人類譯者才能進行巧妙的「意譯」與重構，讓內容真正「入鄉隨俗」。例如，為歐美品牌進入中國市場撰寫文案時，需要融入當代年輕人的網絡用語和生活方式，這種創意與敏銳度，遠非當前 AI 所能完全掌握。

面對這些變化，翻譯行業將迎來新的轉型契機。許多譯者已開始積極擁抱新角色，開拓新的職業路徑。

首先是 AI 提示詞工程師。熟練的提示工程師能大幅減少後續編輯工作，提升整體效率。其次是術語與語料工程師。企業全球化的過程需要建立和維護專業術語庫，讓 AI 在特定領域更準確。再者是語言品質保證 (LQA) 與文化情報顧問。AI 譯文可能帶有文化偏見或細微的不當表達，譯者則負責最終審核，確保內容準確、無害且具吸引力。

此外，多語內容治理也成為新興熱門領域。企業需要統一管理海量的 AI 生成內容與人工翻譯資產，制定標準流程、品質控制機制，這同樣離不開具備豐富經驗的語言專業人士。

### 譯者可投入高創造性工作

AI 作為強大的生產力工具，它將譯者從重複性勞動中抽身，投入更加高價值和創造性的工作。回顧歷史，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曾讓人擔憂就業，但最終往往帶來產業升級。蒸汽機沒有消滅紡織工人，而是催生了現代工業；電腦沒有取代會計師，而是讓他們能處理更複雜的財務策略。AI 之於翻譯亦是如此。它放大了人類的智慧，而不是取代它。

真正的翻譯，從來都不是機械的字詞替換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共情。在人機協同的時代，翻譯行業不會消失，只會變得更加專業、更有價值。對於每一位譯者而言，這或許正是重新定義自身定位、迎接更高挑戰的絕佳時機。

香港恒生大學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●方海博 香港恒生大學兼職講師

## 獨特文字遊戲 逆讀異序富巧思



提問：0.18 加 0.19 會變成哪種動物？

答案是獅子。因為這兩個數字的總和是 0.37，把 0.37 上下顛倒來看，就像英文單字「LEO」，而「Leo」就是獅子座。

類似的計算器暗號 (calculator spelling) 也出現在香港經典愛情電影《志明與春嬌》中。在電影中，男主角志明給女主角春嬌發了一則短訊「in 55lw !」，倒過來看就是「i miss u !」(我想你!)，以迂迴含蓄的方式表明心跡。

由於英文是一種拼音語言 (alphabetic language)，人們能透過操弄個別字母，用一種神秘又奇怪的表達方式來玩字形結構上的 (orthographic) 文字遊戲 (wordplay)。在這些遊戲中，文字往往隱藏着特定的密碼，而這些密碼是特定語言專屬的 (language-specific)，通常只有精通該語言的人才能心領神會。以下各種文字遊戲的例子便能說明這點。

**回文 (Palindrome)**  
回文是指順讀和倒讀都一樣的詞。2020 年上映的荷里活電影《TENET 天能》的英文原名「Tenet」就是一個回文的例子。這正反映了電影中「逆轉」時空旅行的核心概念，戲中角色能在時間線上向前或向後移動。「Tenet」的字面意思是「信條/宗旨/原則」，這呼應着角色面對違反常理的逆轉物理學時的那種近乎盲從的信念。可見這部電影名稱的設計確實充滿巧思。

在香港和台灣，這部電影的中文片名皆譯為《TENET 天能》，同時包含了英文原名與其中文譯音。這或許是為了保留電影名稱的多重含意，因為假如只採用中文譯音，部分隱含的層次恐怕會有所缺失，而其回文的含意就肯定會流失。

**逆向拼讀 (Backward spelling)**  
除了電影，文學作品中亦不乏文字遊戲。《哈利波特——神秘的魔法石》(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's Stone) 中有塊名為「Mirror of Erised」的魔法鏡子。這面鏡子映照出的是觀看者內心最深切的渴望。自幼失去雙親的主角哈利，在鏡中看見的是他的父母，以及眾多陪伴在身旁的親友。「Erised」就是將英文單字「Desire」(慾望) 倒過來拼寫。鏡子的頂部還刻着猶如咒語的文字：「Erised

stra ehru oyt ube cafru oyt on wohsi」。這其實是「I show not your face but your heart's desire」(我展示的不是你的臉而是你內心的慾望) 的逆向拼讀。這個文字遊戲一方面配合鏡子的反轉原理，另一方面則故弄玄虛，好讓它聽起來更像個魔法咒語。

小說的繁體中文版將「Mirror of Erised」譯作「意若思鏡」——鏡中「意」象「若」如心中所「思」——同時兼顧了意譯和音譯。儘管這個翻譯已經盡量保留了作者羅琳 (J. K. Rowling) 的別出心裁，但在文字轉換的過程中，仍難免流失了原著將文字逆向拼讀的原意。

小說最新的繁體中文 20 周年紀念版將舊有的魔鏡刻文的音譯——「意若思，思特拉，厄魯，歐特，烏比，卡佛魯，歐特，昂，烏西」改成了「望慾的心內你是而臉的你只是非並的現顯我」，試圖保留將英文字母倒過來拼寫的文字遊戲。可是，終究中文詞與詞之間沒有空格，故此讀者閱讀時仍然無法真正享受分辨各個單詞的解碼樂趣。

說到這裏，熟悉香港街道的人或許會想到位於中環半山區的列拿士地台。它的英文名「Rednaxela Terrace」中的「Rednaxela」就是「Alexander」(亞歷山大) 的逆向拼讀。究竟這是誤譯還是刻意，至今依然眾說紛紜，難以考證。不過這反映出逆向拼讀不是單純為了好玩，它更可能是一個地方文化與歷史的縮影。

**異序詞 (Anagram)**  
羅琳在她的作品中不僅用了逆向拼讀，還加入了異序詞的元素。《哈利波特——消失的密室》(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) 揭曉了小說反派佛地魔 (Voldemort) 名字的由來。這是把他本名「Tom Marvolo Riddle」的字母重新排列而得來的：「I am Lord Voldemort」(我是佛地魔)。

由於中文屬於表意語言 (logographic language)，無法像拼音語言一樣把字母結構重組，因此根本無法將這個異序詞的精髓直接翻譯成中文。繁體中文譯本只好保留英文原文。

**中文中的圖像文字遊戲**  
英文文字遊戲的靈魂唯有在該語言中的骨髓方能滲透出來。中文裏的圖像文字遊戲亦然。任憑譯者的造詣再高、人工智能有多發達，也翻譯不出「波濤澎湃浪滔滔」和「峻峰崢嶸嶺峻峻」的格律與美學、金庸筆下《射鵰英雄傳》中朱子柳「琴瑟琵琶」的精妙、「東邪」「西毒」「南帝」「北丐」的鬼才等等。畢竟英文沒有部首的概念。

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文字遊戲，而這些遊戲的玩法受限於該語言的特定規則，無法跨語言複製。

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●呂樂宜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